

致堂讀史管見

十八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八

太宗下

唐紀

詔自今皇太子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諫之太子怒令戶奴伺玄素早朝以馬箠擊之幾死

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非武王周公之法也莫尊於王次日后曰世子用物不會是以尊貴之故得肆爲費侈豈聖人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官膳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量入爲出得以九式佐王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者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賢在朝不聞以爲不可獨張玄素止於末流幾斃於馬

ウレヲ

一

夫

箠之下豈非君臣交失乎且周官三職所掌抑可疑也人之日用好美好者莫大乎膳與服而易以溺人者莫如酒此三物者惟意所取不限多寡則窮極口腹爲珠襦瓊弁長夜之飲當由此起聖人所以抑情制欲未有不防其微漸今乃立費侈之法自躬行之燕及妻子則不必其餘淫樂之過獨此亦可以亡國而敗家矣是安知非六國陰謀及劉子駿之姦意邪說邪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則與之昏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遂以新興公主妻之

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夷狄所當偶也昏世愚主則何較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而皆不耻以夷狄爲子婿

入君見有不及則藉羣臣助而正之房公狃於漢故不知遠稽先王豈非可歎之甚耶夫薛延陀之未服也無乃吾德猶有所闕增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強也何必於服已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是爲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俞不亦鄙歟

魏徵寢疾上親至其第許以衡山公主妻其子叔玉

魏公於太宗之欲婚其子也當辭之或以愚戇不堪尚主或以儒素恐溺貴驕萬一不從猶當丁寧家人使之懇免則君臣之契庶乎保全矣不寧惟是帝之女往往嫁諸夷狄人臣無外交而况可與夷狄爲中表乎

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昵近羣小好畋獵上婁以書切責長史權萬紀條祐過失奏之詔祐入朝祐遂殺萬紀而反上

五十一

管見一八

二

共

命李勣討之執祐至京師賜死

君國子民當用有德庶姓不勝任則黜汰隨之豈可以不肖子弟肆於民上乎齊王祐才行無聞而昵近羣小教而不改太宗既知之其不可爲牧伯明也所宜召還使奉朝請嚴選師傅輔翼防閑之則不失富貴矣乃不爲之所至使陷於逆亂於祐何誅焉太宗爲君父之道獨無責乎哉上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教臣之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曰此乃君集欲反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既而君集勸太子謀反伏誅

衛公妙達兵法與韓信等而不爲術勝則過之在相位恂恂似不能言及被讒杜門謝客之類非信所及也然君集

告上之際亦已危哉向也不遇明君則受疑必矣雖然有
如太宗問以術之精者不知靖何詞以對是故君子有若
無實若虛當太宗之問之也宜曰臣平日奉使征討皆仰
憑聖筭是以所向克捷臣何力之有焉又况被命使教君
集其敢有隱君集既盡臣之術而意欲無厭妄意精粗之
別以動陛下之聽必欲見殺是逢蒙也惟聖明察之如此
則語意忠盡所謂善言無譎者也今乃以精術自居如君
集之言其與多益辨之語亦何較焉前史謂三世為將
道家所忌世以為口實亦據後世觀之耳英布信越不待
再世也楊素李勣不待三世也太公八十鷹揚封於營丘
幾三十君其兵法後世之所祖述也何為而然乎

太子承乾謀反漢王元昌勸之事覺承乾廢元昌死上面許

五十二 梁見卷十八 三 杞

魏王泰為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泰恐治立謂之曰
汝與元昌善今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問之治以狀告上
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
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
逆耳今若立泰所謂落其度内上謂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
遂良曰我一第三子所為若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床
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扶抱奪刀請上所欲立上曰我欲立
治無忌曰謹奉詔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遂立治為
皇太子

太子非爵非賞可立則立不可則不立豈當以言許人若
懸爵賞耶高祖惟再三許泰主而中變也是以激臨湖之
大太宗豈忽忘之又蹈覆轍復使其子自速廢放何臨敵制

勝智出萬夫而處父子間搶攘乃爾至於投床且欲自刺無理義雍容之氣取笑後來豈非才有餘而德不足歟李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可託幼孤者無踰公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命而信喻矣逮德下衰疑狙猜貳至於刑牲歃血而誓曰或間茲命司盟司慎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墜命亡氏蹈其國家其言可謂泰深痛切矣曾未旅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而善胥命取荀息欲人之惇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勣齧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爲負義者而於王武廢興之際以一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爲墮大節也夫以言許人者猶恐非其本心勣受託而無一言徒齧指出血而已使當堯舜之智豈得遁乎

管見卷八

四

祀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

太子奉冢嗣之染盛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自古東宮有兵馴致禍亂載在方冊事豈隱乎太宗之意亦曰我之得天下以兵故於此而授其子也夫愛子者必使之近正人間正言見正行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何患其不能嗣守洪業而汲汲於授之凶器一何昧霜冰之甚也致承乾逆謀太宗之過大矣太宗非庸主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故其過爲大而首惡之責尤重也

魏徵嘗薦僕君集有宰相才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

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乃罷
叔玉尚主而蹈所撰碑

侯君集非宰相才魏徵薦之誠失也然徵事太宗十有五
年嘉謀忠益朝右無二助成平定之功豈房杜所能及今
以一言之矢結疑身後罷昏蹈碑其譴罰輕重適與封德
彝等嗚呼使志士仁人有憂天下之心濟生民之術而無
心於爲當世之用者豈非此等事有以啓之耶以太宗魏
公君臣之契猶不克終又況其凡乎無世而無小人方樹
之受知人主言信諫行不可間也及其死矣疑似之言莫
與辨者故自錄諫疏以示褚遂良之譖行焉徵雖死遂良
猶在可以質其信否太宗亦不問遂良是與遂良併疑之
矣英明之君而有此無惟乎日有食之也

五

卷之六

五

成

工部尚書李大亮初爲李密所獲將殺之賊帥張弼見而釋
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爲將作丞自匿
不言大亮渴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推家貲以遺之弼拒不
受大亮言於上乞以己官授弼上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
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或問不負恩與有恩於人而不自言孰爲賢曰市井小人
一飯之惠猶必能報而聖如禹頌以不伐爲克己之大功
則不伐者難而其賢遠矣夫張弼賊帥也脫大亮於死豈
知大亮他日當富貴而爲是耶亦一時見其人而有動於
心大亮感其不殺而不忘報之人之常情也弼深自晦匿
旣又却其貲遺以始者之相免非以利故也亦可謂不渝
其義者矣世之無德於人猶或掠取他人之美令弼於大

亮施而不求其報孰謂盜賊皆小人而衣冠皆君子耶夫惟以利爲心而不顧於義於是子而責報於父臣而責報於君君臣父子去義濫利以相接而人之大倫亂矣昔晉五臣從亡誠有功於重耳重耳得國五臣受賞未爲過也而介之推惡之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公子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遂隱而死之推之義雖若過中然與其貪也寧介以此防民猶有無功受祿賞而又賞不知厭饜足之道者

上疑太子仁弱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如何無忌固爭上曰公以恪

四七五

晉見十八

六

成

非已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且可數易上乃止

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長孫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太子懦弱舊矣非適今乃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察諸子性行均之爲庶何疑於選賢乃專聽無忌貪晉王之親甥而舍吳王之英果至是則不可易矣太子天下本本數搖天下數震動危道也故曰君子慎始始之不圖終悔何及

上問羣臣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此皇天所以祚大唐也

爲大臣又懿戚其任重而恩深與餘人異矣凡爲人謀猶

不可不忠况爲君父謀乎爲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
不得其當况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授正其
果以安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悉力擁護雖晉王無大過在
庭多以爲宜然主斷大論示衆趣向者無忌而已無忌之
心爲國則輕爲身則重晉王既立可以長保富貴燕父子
孫理在不疑也曾無幾何時困於誣罔不得見上關白一
言竟被誅絕然則向之澄私適所以自伐可爲大臣謀國
置嗣不忠之戒矣雖然高宗目擊元舅羽翼之勤一旦弃
猶糞土不少顧惜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突厥倏利苾可汗不能撫御其衆悉弃倏利苾南度河請處
於勝夏之間羣臣不可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
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
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爲讎敵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
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爲患倏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
爲右武衛將軍

太宗所謂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其言有是有
非子貢問如有博施濟衆何如子曰堯舜其猶病諸非謂
堯舜不能是也四海至廣矣施必極於博濟必周於衆聖
人心所欲也而勢有弗及耳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
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亦猶一身上有高祖下
有玄孫豈不欲盡爲之服哉隆殺之勢不得不然也至於
畫爲五服要荒在外爲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
遏謀夏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同
誠必不爲猜忌也魯公與戎會仲尼書之又與戎盟春秋

日而記之以爲非武族輒不當以中國行大舉之會也
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耶夫厚
遇夷狄則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必不信
矣其勢然也或曰太宗有失可指乎曰若伐高麗之役苦
劔南造舟曾不若待突厥也非薄於中國乎魏徵旣死絕
昏而仆碑曾不若信突厥也非疑於可信乎

上自爲文孫魏太祖曰臨危制勝料敵出奇一將之智有餘
萬乘之才不足

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
問漢高光魏武蜀先主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
武蜀先主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
誰手其所長所短蓋略相當光武蜀先主才德俱優魏武
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上伐遼東攻其白巖城將軍契苾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
旣而得刺何力者上付何力使殺之何力曰彼爲其主非有
怨讎遂捨之

太宗初討王世充也登宣武陵單雄信引槊直趨之賴尉
遲敬德至遂解圍洛陽旣平雄信與朱粲等俱被誅李世
勣力救之不得是時太宗經營四方收致勇士如不及雄
信在世充朝非有大罪惡如段達之徒不可赦也特以相
危之故耳今觀契苾何力不怨刺已者夷狄之人而陳
甚高然則太宗反思雄信之死非爲不及漢高蓋亦深愧
何力矣後之人遇此其必以何力爲法乎

上謂李世勣曰安巾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公曰

攻建安世勣曰不如先攻安市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策切誤吾事世勣攻安市安市人棄城鼓譟世勣請克城後皆坑之安市人聞之堅守不下

兵豈易用哉以太宗英武諸將百戰之餘士馬精練財用給足而征弒逆之小夷其必克之勢誠如泰山之壓卵矣而李勣以一言之失遂不能下安市城太宗挫志而歸鬱鬱成疾兵果易用耶世勣之言乃田單所以誤燕將而堅即墨之心者也反以自爲可謂大繆矣太宗初戒世勣曰不得不用公言勿誤吾事至是不黜世勣蓋取則秦穆此其所以爲賢也

上寢疾劉洎從內出謂同列曰聖躬可憂或譖于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上以爲然賜洎自盡

譖劉洎之人史不載也獨洎子以爲褚遂良夫遂良王魏之亞豈諸人者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言之耶孫甫辨之當矣太宗殺洎甚遽不謀之大臣不付之法司直用譖言遂下詔旨左右執政亦不聞諫譬是何也太宗盛意伐高麗挫屈而歸慙忿之氣無所發世正爾卧疾而譖劉洎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霆震擊不復思惟人主必以義理養其心志使氣合大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上之伐高麗也攻安市城高麗北部擄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之上令以千騎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乘勝競進江夏王道宗言於上曰高麗傾國而來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兵五千覆其根本上不應與延壽戰大破之驛書報太子

曰朕爲將如何旣而攻安市不下引兵而歸至京師上曰吾以天下之力困于小夷何也道宗具陳其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太宗對敵有嘉謀而不取何爲其然也初遇釋薩延壽欲誘致而取之道宗陳計正值太宗經度延壽之時遂不見答旣克之方驛報太子自伐爲將之功道宗固不敢再言也太宗爲秦王破諸大賊衆謀並進其去取靡不當也銳意乎高麗而忽忘竒策蓋其志滿而氣驕是以親將大衆而屈於小醜志不可滿氣不可驕也如此夫

十二月癸未上謂侍臣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以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爲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旣亡於是焉大爲宴樂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明皇雖非目覩當亦傳聞矣千秋節之置旣不法祖宗又爲後世非禮之訓至受貢獻焉流弊之遠歲歲取於百姓而爲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諂諛之習革矣

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即欲以誹謗罪之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即以供奉富貴之然則人臣何苦而直諫何懼而不諂夫懸濃賞誘人之非理導諛立重法沮人之竭忠正論

者昏王之所行也而太宗亦爲之于以見太宗在位日久德不加修志已怠矣古之聖王慎終如始乾不息之誠以太甲成王猶能之而太宗有愧焉于以見聖學不傳雖納諫自勉而不治其本故無聖王成德之效矣

充容徐惠以上東征高麗四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奢靡上疏諫上善其言

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躬致隆平者惟勉勉納諫一事可爲百王之師法然魏徵既死則直言罕聞重以女孫無忌常獻諛語是故太宗晚節益自矜伐征討不休營繕相繼劉洎張亮李君羨無罪見殺張昌齡以獻頌得官房褚二三公亦不敢進藥石之規而一宮妾乃能納忠上雖善其言亦不能改也於是見

太宗之德益衰而志彌怠矣

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王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後女王武王代有天下上以君羨小名五娘又其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君羨因是坐誅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其人已在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不可違也且自今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借使得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李淳風之言以象數知之然則治亂皆前定人事不必爲矣而可乎然則太宗欲修人事將何所爲曰占與秘記皆

言女主武王而以疑君美則不類矣蓋亦求之宮中與宗室王侯之婦氏有武其姓者乎於此而爲之防雖策之下者猶賢於如隋煬之殺疑似也太宗慮不及此過意而它求蓋以謂占記之文未必正言之而武才人日侍左右以愛而不疑如睫之在目也太宗若能如古聖王不邇聲色奉三無私以臨天下必無妬女之患矣

貞觀二十三年帝崩

堯舜之德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顏子能之湯武之功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孟子能之成康之治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未見其人也或者曰顏孟未有所爲而子以爲可繼堯舜湯武如唐太宗阜安百姓四海晏然何愧於成康而子以爲未見其人敢問何謂也曰有聖人之道有聖人

五十二

卷之十八

十一

五

之才顏孟有道者也而才以弘之唐太宗有才者也而未聞聖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或曰自漢而後天下合少離多迄無善治至於隋煬無道極矣太宗天授英武氣蓋一世親執弓矢削平僭亂舉四海之執執濯以清風而納諸富庶取其大而略其小不亦恕乎曰玉有瑕瑜不能相掩况於人之得失太宗之功誠大矣高矣盛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學惡自畫而德惡小成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既往特陳迹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於是焉以爲師資可不辨乎以愚攷太宗平生資材氣局特與曹操相俯仰曾何漢高之敢跋求諸三代其視商太甲周成王蓋望洋向若而歎矣夫太甲成王皆中主也太甲欲敗度繼敗禮一經伊尹嚴訓自怨自艾處仁遷

成王聽流言疑周公一經皇天動威出郊奠幣改悔日
勅皆終其身不復有愆言逸德也今太宗見隋煬拒諫而
亡力反其道勉勉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可謂美矣然
前生雖更後失繼作其先譴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著其後
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比之遠瑗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者猶不逮也此之太甲成王不重前過豈直倍蓰哉事太
宗以諫諍為已任者莫若魏徵矣其生也嘗目為田舍翁
而欲殺之其死也竟信讒間絕其昏而仆其碑太甲成王
寧有是耶夫伊尹周公心傳堯舜之道而無差者也鄭文
貞公口言堯舜之道而或中者也伊尹能使太甲為商賢
王而不能使之為湯也周公能使成王為周賢王而不能
使之為武也則魏徵祿若與太宗所就止於如是無足恠
也

卷之八十八

十一

鍾

高宗

唐紀

六月帝即位八月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隋煬立為太子天下地震其事未遠高宗必聞之矣即位
纔逾兩月而地震不言方所是亦盡震也豈小變哉而晉
陽尤甚皇天示戒王業所興於是不寧而多所覆壓其變
益甚高宗曾無恐懼之心修德之事漠然如不知也使其
推類而求克正厥事兢兢勿忘則武尼必不入宮而禍源
自弭矣當是時大臣亦無一言以警上心欲銷去之者蓋
忽天地之戒自太宗猶然為天下主而昧於商太戊周宣
王宋景公應天之事豈非闕失之大歟

上謂宰相曰聞官司行事多不盡公長孫無忌曰肆情曲法

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

常情易私而難公況於帝王威尊可以殺可以予可以奪格以公道猶恐其肆於情欲也況為之開私邪之路乎高宗以官司不盡公問無忌無忌宜將順美意勸其君以身率臣下其有徇私曲法者刑責加焉是則宰相之職而朝廷正矣無忌乃導以收取人情夫人君以天下為家惟至公則人情服何以收取為無忌失言而褚遂良弃外彼張行成于志寧高季輔備位輔弼固常才也不能革而正之使其君以收取人情為是而官司不避徇私之嫌其蠹政豈有既耶

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以謀反伏誅

取天下者以義為之則天理所佑以利為之則神道所虧

五十三

卷之八

四

唐

唐起晉陽裴劉之謀也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皆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當與有唐相為終始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殊不與周召蕭曹比是何也裴寂以貧賤為嘆又靜在縲紲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耳雖太宗志在安天下而裴劉初心則為己而發斯念也天地鬼神其知之矣故天下歸唐而文靜不能自全寂雖僅全其身至其孫亦殆矣房杜之賢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畫圖取成吉使太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陳平無後之慮也而房杜蹈之其宗嗣不延宜哉昔管鮮蔡度霍婁棟武庚以畔周公殺鮮囚度而降處三叔欲危周公以昭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治之如此或殺或囚或降視輕

重也管叔重罪又無子故不為置後設若有子亦存之矣
蔡叔罪不至死而其子賢故復邦諸蔡霍叔為庶人不齒
者三年過三年則齒矣此周公治親之法也若息隱巢刺
謀害太宗耳又未發非得罪於天下者太宗既已殺之乃
盡除其子其與周公不亦異之甚歟太宗之子孫幾殲于
武氏杜荷房遺愛為宰相子之尚帝女積習驕侈而關於
義方交通逆謀兩族遂隕是故以人治言之則立事建功
可掩愆咎以天道言之則善惡之積咎以類應貞觀君臣
其德業被世固為光榮而出反之事酷毒亦甚然後知聖
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豈徒然哉
無忌深惡吳王恪遺愛誣其同謀恪坐死江夏王道宗與無
忌及褚遂良不協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

王二

管見卷一八

十五

查

魏徵死能繼之者惟褚遂良耳蓋社稷臣也其譖劉洎無
顯迹史不明指之獨以洎子訟免之言故君子為遂良辨
以為無譖人之事也江夏王道宗唐賢王也有大功無顯
過坐與遺愛交通而貶已為不可又緣無忌遂良私憾然
則故入其罪矣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遂良所宜救
止既不能然復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夫受顧命秉大政
而刑罰頗類不當人心其不能保終而來讒言有以也夫
罷房玄齡配饗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遺愛逆謀在玄齡身後乎霍禹既
誅不廢大將軍之圖形杜荷伏法不絕如晦之從祀然則
房玄齡宜視此矣而無忌遂良奉承不諫其以為嫌乎抑
以為是乎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才人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感業寺為尼上內之後宮王皇后之謀也時蕭淑妃有寵后欲以武氏間之故勸上納焉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耳行之而善賢子之所從而肖者未必從也行之而不善賢子之所諱而不肖者必效之也武氏之事惡矣方諸巢刺王妃猶為薄乎云耳他日玄宗納壽王妃則有其甚焉故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唐世無家法由太宗首惡也

夏四月大雨山水衝玄武門入寢殿漂溺衛士及居民死者三千人六月相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二百家秋九月上五十一謂五品以上曰先帝時五品以上論事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謂治亂非天數耶則周赧十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也則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兄死宣王側身修行早不為虐之應不誣也今以匹夫死生觀之伏斧鑕以俟者多矣而上之人怒俄釋則遂生有恩昵足恃者多矣而上之人心俄怒則遂死死生之際間不容髮而主者喜怒若反覆手乃有當生而死當死而生然則治亂相易亦猶是矣此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鑿者療疾雖有死證而必冀其生也又天人之際若不相預而有若影響之相符或先期而垂戒或當事而示警非凶德告終亦必欲扶持而安全如唐太宗有功在

人無一卅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溺寢殿雖父之詔子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及詔五品以上使之言事又皆泯默無一人應詔豈天固欲中微唐室耶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上召長孫無忌等入內殿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如何褚遂良力諫叩頭流血上大怒命引出昭儀於簾中大言曰何不殺之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不可加刑

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始壯勿取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

也自太宗在御李淳風奏占文而民間有秘記正使太宗愛其所志而疑有所不及遂良豈得不聞而逆爲國家長慮乎又况占記之識已有其人則當率協羣公上書皇后沮止長髮之命深諫高宗割制邪慙勿干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繼之以死亦何益矣故易以見幾爲吉而始以攸往見凶大臣不可不學也

上以問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爲夫子而以我家事爲言隋文帝唐德宗是也爲宰相而以陛下家事爲言李勣林甫是也嗚呼此孔子所謂喪邦之言也李泌論之詳矣後世雖不聞爲此言而此言常在事涉宮禁之內父子夫婦之間君不以謀于臣臣不以復

于君得失存亡秦越相視此家事之餘訓也惟明君以天下爲一家賢相以天下爲己任然後無此意矣

武后既立王后蕭妃並囚於別院上嘗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曰朕別有處置武后怒遣人杖王氏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數日而死又斬之

武后不道勿論可也而王后之禍誰實爲之太甲曰自作孽不可逭王后之謂也蕭妃於后無悖亂之節后之惡之特以己無子而彼有寵耳使后少知關雎之義師漢陰鄧二后之所爲薦進後庭以博帝意敬恭婦德率履不越高宗方且體貌之不暇而何有於他意乃不勝妬忌召外寇以攻內嬖是未嘗推媚嫉之心忽夫人之何有於我也其

卷九十八

十八

必

及也宜嗚呼此亦可爲後世爲人妻者之戒矣

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寃上不納

韓瑗之心則忠爲高宗計則是而所以處遂良將柰何哉使還朝廷耶彼又安肯事武后后亦安肯容其來使爲刺史耶則外諸侯奉承王度亦何補於國家大論且瑗之迹危若累卵而更爲遂良慮乎天子昏庸以父妾爲妻力諫不從奉身而去以俟夫命可耳

劉洎子訟其父寃以爲遂良所譖而死上以問近臣樂彥璋曰今雪洎則先帝用刑不當矣事遂寢

父有失德子不可揚而遵之隱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係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改之所以掩之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常在天下非之史策書之萬世議

之是豈所以爲孝乎劉洎子欲雪父寃其道無由因褚令
罪遂故假以爲名庶其志必行耳樂彥璋之言雖爲先帝
蓋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重獲罪也其意則是其言則
非不可不察也

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從之

先王昧爽不顯後世猶怠况導士以倦朝平庭燎之詩矣
宣王也因以箴之讀詩詞第見甘美未知其箴也說者曰
朝以辨色爲節向晨而見其旂得禮之中也夜未艾則早
矣夜未央則太早矣以其太早也將有難繼之患故以得
禮之中爲貴此所謂美而箴之考之古先哲王未有以早
朝爲戒者詩人之意蓋亦譏宣王先勤而後怠耳此義於
經訓爲有益太宗之季三日一朝爲疾病也高宗春秋鼎
盛天下一日萬幾乃無故獻諛請隔日視事得非取媚于
房帷間乎爲大臣而如此亦以異於雞鳴賢妃陳荒淫怠
慢之戒者矣唐室中替豈獨高宗凡大臣與有罪焉

詔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拜所司明法禁斷

太宗已詔僧尼致敬父母未嘗由也高宗又何者有此
詔乎曰此武后意也武后嘗爲尼外人未必盡知也高宗
立之之詔謂受賜於先帝事同政君固不曰取之於尼也
是故降此詔抑挫僧尼以白已之元在宮掖而不來自感
業寺耳雖然其意則邪其事則正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故
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天下豈有無君之國故雖國
君於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况天子乎必也令浮屠老子之
徒於父母於君上於所尊者無不致敬而父母尊者不得

屈荅然後爲宜也

武后怨長孫無忌不助己許敬宗妄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
吾折之敬宗亦怨武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有告韋季
方季巢朋黨事敕敬宗鞠按敬宗遂誣季方與無忌謀反上
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下詔削封邑黔州安置

詩三百六篇惡讒者居五六焉其義皆以自微而著積少
而多如采苓采葛青蠅貝錦之論是也孔子言譖愬之情
亦以浸潤膚受况之蓋不如是則聽者疑而不能入也今
許敬宗之讒無忌直以謀反動人主心值高宗庸懦不復
參詳一二日間片言而決不必捷捷幡幡然後濟也吁可
畏哉太宗每斷死刑慎重詳覆云云于再三高宗所親見而
不知法也若盧祖尚劉洎張亮則以一時之怒不付有司
而徑殺之于以啓後嗣輕用刑法之端施之元舅而不少
靳矣無忌事兩朝甚諂辭封國其切援高宗甚力凡以爲
身謀也而其效乃爾則曷若忠言直道與褚韓二三公同
其禍福不亦榮哉

詔改氏族志爲姓氏錄許敬宗以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故
請改之乃以武氏爲第一

太宗修氏族志以皇姓爲首許敬宗乃降李而升武高宗
苟有幾微之見心豈安乎敬宗夫矣請不疑高宗聽許無忤
是白紕其姓矣迹敬宗所以敢爾肆行無忌憚者非特以
其君懦弱也蓋信占記之文知武氏將昌可倚仗以取富
貴耳由是見褚遂良不能止邪於未萌禁亂之初生而忽
於占記所告也夫未入宮之時較乎金柅其用力爲易既

拜昭儀之後羸豕躑躅其防之為難至於置笏歛階叩頭流血曾不若田舍翁易婦之言適得其幾是以君子痛惜於斯焉

涇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雅相為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賞罰皆平人服其公

任雅相宰相才也而死於一將使遇太宗則必見用矣使居無忌之任必不收取物情私用刑罰矣詩人之譏尹氏太師也曰瑣瑣姻婭則無膺仕宰相代天子序進賢才而以姻婭冗瑣之人妨塞仕路誌人仰天而訥以為鞠凶大戾者世鮮不蹈犯此戒而雅相持軍不奏親戚不以國家公器自便其私故知其可以任百揆之職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曰吾久當死今以身報國不釋甲胄赴敵而死

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死之為難使遂良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魏州刺史孝協坐贓賜死司宗卿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孝協無兄弟恐絕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亦不赦

當言而不言忽有所言則其言必竒當行而不行忽有所行則其行必異喜怒賞罰亦莫不然高宗昏懦肆恣弃太宗之法如掃塵燦凍然而於孝協之贓確守畫一此畫一

豈不可施之許敬宗李義府耶法雖畫一然皇族則與衆人有間矣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幾何不廉之無陛下夫禮與法之所無者武后猶且出意創爲又況於啓之曰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不赦他日東宮連見廢殺畫一不赦之教也

武后專作威福上動爲所制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爲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議廢后左右奔告后后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曰我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故太子忠謀大逆儀伏勝死于流所朝士坐與儀交通者流貶甚衆於是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

武氏殺王后蕭妃長孫韓瑗諸人高宗豈能不介然于心

承見卷十八

三

九

而卒莫如之何上官儀之事自己爲之又非有讒人交間而致之死雖孽婦機譎忍毒而高宗亦太懦矣君子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高宗宜剛而柔宜健而順宜制而從直由陰濁勝耳武后通方士入宮爲厭禱於敗露而決勝當是以聚塵劫持其君高宗素非烈丈夫又負此不義故雖知郭行真之事猶不敢校暗噤憤屈甘之而已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其高宗之謂乎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上幸其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

張公藝之言直矣可謂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

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又勸之故知其資朴茂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分一其有警焉耳矣

初劉仁軌與李義府有怨會仁軌運糧浮海遭風失舡命監察御史衣異式鞠之義甫謂異式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謂仁軌曰君與何人為讎宜自為計仁軌曰宦官不職國有常刑若自引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及仁軌為相異式大懼仁軌聞之薦為司元大夫杜易簡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袁異式著為小人者則不受仁軌之言直殺之以取知義府矣今則不然是異式之賢也仁軌欲報之者具以上聞如李大亮可也遽有遷叙又越常級將以示無怨之公適足以為私非宰相之體也

劉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將軍史與宗常從上獵因言晉州產鵝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彼豈捕鵝者卿何以此行之

人主雖為嗜慾民自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蔽者重故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若以待劉齊賢之心博求賢才列之朝廷則膏肓之疾必有良鑿能已之者既知齊賢方正而置之外州司馬雖不使捕鵝亦不能采其謀猷善善不用郭公之道耳

上耕籍田

爲國必務農務農必本末備舉然後實德及於百姓高宗
政出房帷輔相姦諂天下駸駸入於危亂方且躬耕千畝
勤於九推夫豈勸農之本乎

高麗

高麗東方之小國較之契丹高昌吐蕃薛延陀之難取相
去遠矣然以隋之強盛以太宗之神武皆再三伐之而不
能克何高宗成功之易耶曰此乃隋唐征伐之效積威約
之漸顧其時未可耳夫以一方而當天下一縱使地利可恃
人和可守而三十年間七拒大敵筋力外耗氣血內傷安
能以是久而不敗又況太宗名將李世勣薛仁貴猶存而
中國富庶少事勢力益壯故雖以高宗庸懦蔽溺而坐收
前人難集之功也苟不原其本適觀其末謂高宗威德所

致學漢史卷之二十八

二十四

山

致與漢宣服匈奴朝呼韓耶爲比則誤矣

司刑太常伯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人督運遭風失米考
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注曰非力所
及考中中其人既無喜色亦無愧詞又曰寵辱不驚考上上
考士者當較其平素今以一時容止而進退之厚貌深情
者得以蒙其姦矣然觀承慶判注之語則知古者考課有
所毀譽而得之者以爲榮祿此亦山公啓事之餘俗也後
世課最負犯立爲定目依式而書於吏文無繆則善矣其
人有異績美行無由察錄而貪臧蠹害幸免按舉者即以
無過著于官簿賢否混亂功罪同區未之有改也豈非激
揚之闕政乎

吐蕃自西域十八州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鎮以薛仁

貴阿史那道首郭待封討之

太宗勤兵遠略郡縣四夷以爲帝王之盛節也然比荒初
平建十三州分遣敕勒酋長未至所部而廻紇吐迷度已
私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之故以是知克伐雖易而不叛
爲難也至是吐蕃復盛破吐谷渾陷西域十八州朝廷遂
弃四鎮遣三將往討大敗而還而新羅百濟高麗餘種相
繼叛亂突厥亦遂反命將出師自是無寧歲是故舜之服
蠻夷也以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也武王之通道
于九夷八蠻也以慎德也獫狁匪茹宣王討之至于太原
而止不窮追也齊桓公越千里爲燕闢地而伐山戎孔子
不取也所以然者不虛內事外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
取虛名而受實禍故也是故吐蕃突厥高麗新羅臣而又
叛者太宗之所致也使太宗而在尚未有善後之策况高
宗乎

郭待封耻居薛仁貴之下多違其言唐兵遂大敗三將脫身
免並除名

薛仁貴能攻戰而未知爲制將之體也郭待封既數相違
豈可與之共事斬之上也言于朝俟命次也乃不能然其
覆敗自取之矣待封苟以國事爲重忘其班資以沈攸之
曹景宗爲法則協濟成功俱受顯賞豈不美哉雖然是役
也待封之罪重仁貴之罪輕而罰一施之他日魏元忠亦
以爲言謂二人罪當同科者非也

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紀多不實故也
作始不可不慎也自太宗必欲觀史雖房元齡不敢盡使

見也乃與許敬宗等刪為尚祖實錄上之既經刪削則遺闕已多矣敬宗之所以敢為不實得非房公啓之歟故嘗謂左右史當選天下有識直士久於其官爵祿優放而官則不從天子不觀史宰相不修史詔史官第書事實而不得輒有褒貶則是非得失法度文章後世有考矣武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詔書褒美行之

武氏之請加母服所以崇陰教也猶不欲特請乃以聖緒出於老子先之而請王公以下習老子書可謂能行其說者夫五服古聖人所制其輕重隆殺皆有理義豈可以私意增損武氏之為此請也蓋自太宗時禮官請加高祖父

注

卷之六

二十六

條

母諸服太宗不命博學碩儒斷以經訓正以古禮而率然從之於是武后請加母服它日玄宗加帝謚建九廟作而不法自以為厚而不知違經背禮乃所以為非也古者父在為母齊衰期豈聖人固薄於母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其繫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不言大而言至此齊衰期之義也今於父在以母比隆躋地尊天扶陰敵陽其欲陵滅夫宗獨御四海之意豈特履霜而已哉不特高宗情如而其失至今未革也必欲得正其必以古為則乎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武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迂旨由是失愛暴薨于合璧宮人以為天后醜也太子弘幼有坐質居東宮十五年其過失惟命宮臣擲倒

一節而已嘗受春秋左氏傳至商臣事廢書而嘆曰經籍
聖人垂訓而書此何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商臣
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亦耳所不忍聞願
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是時年方幼學而至心如此豈
非賢乎其死也非有它過特以奏請啡旨嗚呼爲人臣子
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
朝夕問安侍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懦昏母后專忍尤當
遵養時晦以絕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
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爲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違
忤而見醜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大理而居人父子之
間其禍如此則人君愛其子而爲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
大理奏權善才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罪當除名上命殺之狄
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栢我不殺則爲不
孝仁傑固執不已乃流二人于嶺南

高宗非可以理斷者而其言則不可不辨其言何謂以不
殺伐陵栢之人則爲不孝是也八子承宗廟社稷之重其
職豈爲陵墓一木之存亡耶祖武不可違也考志不可背
也所遺之人材不可屏弃也所立之法度不可改也祖宗
有未善猶當掩隱而消平之父母有失德猶當彌縫而是
正之如此則孝道庶乎其可言矣今高宗於乃考帝範十
不遵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栢孰重者安
行而不忌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爲孝豈不猶盜跖以分
均出後爲仁義陳仲子避兄離母而居於陵以爲廉乎故
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若君子之所惡也譬猶人有

其父祖之名者寧違禮律以行其私而不知違禮律之爲不孝也夷攷其行事曾未足以增光祖考盡子孫之道獨於名諱必曲爲之避一聞人言之小則斂衽變色大則譴怒隨之是亦高宗罪伐陵柏之類爾夫名有可易以它字者若之爲如淨之爲潔是也有不可易以他字者青而爲綠土而爲泥是也以太宗二名論之以代易世以人易民或可或不可也代以一朝言世以三十年言今日有詞于永代則非其義矣人以三言民以萬姓言今日仁者民也則非其義矣由此而觀曷若上法孔子一名不偏諱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乎是故廟中而諱則祖考子孫不相悉其爲誰也詩書而諱則詩不可以爲尸書不可以爲舒也嫌名而諱則狩不可以爲獸冲不可以爲蟲也而世

之人寧違禮律以行其私皆是也嗚呼子而知孝之達臣而知忠之大則必不爲此小恭末謹矣

夏五月上幸九成宮山雨大寒從兵有凍死者

傳言周無寒歲秦無燠年夫周之衰秦之盛其歲年固多豈盡無寒燠哉亦言舒緩慘刻之應而已高宗可謂舒緩解緩之君在冬當宜得常燠今乃盛夏而寒何也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或曰是時武氏未全得唐之政未多殺也何爲而有此曰天降時雨則山川出雲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大冬肅殺凝陰所爲也乃兆於仲夏之時惟見黷者知之人君而不悟也生乎其時者必有晦迹韜光之士矣

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守備或欲

亟擊之竟不能決

太宗於衆謀紛紜之時若非心有先定必能決擇從善疾如轉圜決擇從善禦實建德於成臯專用薛收之類是也心有先定處突厥於塞內專用溫彥博之類是也則未有發言盈庭莫知去取而罷者也高宗之時賢才尚多議吐蕃而不決則以君無先帝之明也其時三議和親與亟戰非也和親則辱國有耻者不爲亟戰則疲民惻隱者不忍保境嚴備策之中也一言立斷矣

偃師人明崇儼以符咒幻術爲天后所重官至正諫大夫爲賊所殺崇儼屢言於后以太子賢不堪承繼及死賊不得后疑賢所爲誣以謀反廢爲庶人

先是郭行真入宮事露高宗爲之殺大臣及故太子矣又

以明崇儼之死爲之廢太子而終不知其情實人心既昏乃如是耶厥勝之事未嘗究治則行真固無恙今之殺崇儼者安知非行真爭寵所爲乎神器躡辱荆棘生宮之象著矣

詔裴行儉討突厥行儉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遂以詐勝之

撫士貴誠不易之言也制敵尚詐非仁義之兵也春秋紀兵法衆矣獨於以詐勝者則書曰敗敗者彼來戰而我以詐勝之也晉文城濮之戰其功甚矣許曹衛以携楚之黨拘宛春以激楚之怒然後得臣之意決則一戰而勝之孔子不美其功而陋其誦及大鹵破狄毀車崇卒以取勝聖人亦以敗書其惡用詐謀如此是知制敵尚詐非仁義之

道也然則攻城對敵一務誠信不反爲人所敗乎曰光武破尋邑孔明拒曹魏皆強弱不侔而未嘗用詐光武直順人之心而孔明行師有制是以所向無敵必曰詐而已矣一遇不可詐者豈不自敗乎

薛紹尚太平公主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顓以寵盛憂之問族祖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順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懼也

士大夫有志節者多不肯連姻天家而帝女下嫁必妙選望族名士各從所欲則無時可以成婚然舜由匹夫爲天子婿能使二女率循婦道此則尚主之法式也帝女而不擇名士爲歸名士而耻爲天子婿可乎必也公主有父母師傅之訓如太宗宣宗不驕其女而爲之婿者德行行乎

閨門使帝女不敢以富貴輕忽夫家交得其道其何美如之不然給難免於薛顓所憂與克構之言乎

立皇孫重熙爲皇太孫上欲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晉齊皆嘗立太孫其太子官屬即爲太孫官屬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爲不可

事君之義有所問據經法以對然後爲當若阿意從欲而附會典文是小人已王方慶始而正言旣而獻諛執義不堅故也而高宗所謂自我作古者是耶非耶曰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有王者起必來取法矣言之而不然行之而不善施於今則人不服垂於後則世不遵雖欲作古其可作乎後世有好改作妄作不知而作作而不法者徃徃以此

言藉口蓋亦惑其名之可以自便而不知理之所不可成也

以吏部侍郎魏玄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先是玄同言銓選之弊請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上不納委人材於選部不問賢愚功罪一以年格次進知治體者以爲不當論之詳矣惟在上之人無意於得賢能致平治也則曰守法足矣苟有求賢能致平治之心則必改此法改此法者必慎擇天官而取人之術數路並用則兼周漢所長而除晉魏之失矣夫言事之人常以有言不用爲勸以人所見不同或以不出於己也今玄同言而不用以制在他人也及身爲宰相可以詔王廢置矣乃復寂然自絀前議豈言之之易而行之之難歟

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自殺上深惜之盡免黔府官屬祐一夕忽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國公傑爲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爲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零陵王俊黎國公傑能爲人子矣或曰謝祐爲都督承武后意而殺其父二子安得報私仇乎曰祐非有高宗之命而黨於賊后是亦賊也二子殺之何不可之有又况明之死高宗深惜之而盡免黔州官屬二子報父之深仇固知君之密意矣使武氏而不專制二人者蓋高宗之所賞也

則天皇后上

唐紀

中宗即位立妃韋氏爲后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

炎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勒兵入宮
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
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是
為睿宗事皆決於太后

世觀中宗之廢者徃徃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中
宗云以天下與韋玄貞固為失言炎安得奔告于后遽謀
廢之耶身為宰相勒兵宣令則廢君之罪炎為首而武后
為從矣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己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
不為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然則炎之罪又不止
於廢君而已武氏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自高宗中代其迹
益彰炎豈懵然不識乎苟不能識是為不智罪猶淺也識
后意趣而勸使廢立是欲為后腹心股肱之助其情為如

何它日劉景先胡元範與文武間不以炎為反者皆昧於
君臣之大義者也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
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
乎太后曰呂后以權與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
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之而戒以
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呂氏惟殺趙王埏戚
姬也遂有王諸呂之事武氏殘其主母而害三太子比之
呂后孰為甚炎舉呂氏之敗以為戒而不知廢天子者呂
后所無有也事當防微而為之決其防事當杜漸而為之
撤其杜躬行此事而口出此戒所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

其愚豈不甚乎

諸武用事衆心憤惋會英公李敬業同昇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坐事被黜皆會于揚州各以失職作亂以斥復爲辟遂起兵開三府一曰斥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斥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求得一人類貌故太子賢給衆去賢不死亡在此因奉以號令

徐敬業欲因天下之憤而舉兵者直數武后蠱君廢王欲代唐室之罪且行且檄收衆風馳苟得罪人何憂唐室無主而施施然開三府方效成方遂王郎之所爲給衆出令夫大事豈可以詐立哉已自爲詐人誰以誠應之其不旋踵而敗也宜哉

太后問計於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堅子得以爲詞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太后怒以炎欲反斬之

裴炎謂睿宗年長不親政事故賊得以爲辭中宗年長既親政矣而炎廢之何說也始而廢中宗開太后視朝今而議討賊勸太后復辟譬猶以肉啗飢虎又從而奪之則見咋而已矣故能權輕重而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韋玄貞爲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至遽擅權而亂國也方之太后專斷之夕豈不懸遠乎中宗雖下愚炎與玄貞及劉仁軌劉禕之徒左提右挈雖排太后不預外可也然炎當高宗初崩中宗即位之時即奏言太子未應宣敕有要速處分望宣太后令施行纔兩月乃有廢立之舉旣自黨于太后矣今又欲使太后歸政睿宗以收公議而弛張大柄一出於己其將能乎太后目之以反炎雖

欲辭此名不可得矣

詔李孝逸討敬業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待價而沽之者矣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與使敬業而敗則武后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李孝逸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獻言高宗而命以官誠有遠見宏略者永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雖非見幾亦未習坎也至是鋒穎已見聲名已彰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
知退也

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故有

力下

卷之七十八

三十四

清

天下國家必勑名檢抑奔競取難進之士勵靖退之規所以成人材而興禮義也武后此詔可謂失矣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乃引以為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寧憂之才何必開銜鬻之門消廉耻之道乎狄仁傑張柬之姚宋諸公豈自薦者故凡自薦賢者不為而才者為之人君安治天下固賴乎賢者為本也

命鑄銅為匱置之朝堂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軍機秘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於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得投表疏

古有肺石謗木皆以達下情也上之出令如居高建瓴其勢然也下之貢誠如搏水過壑亦其勢然也故明君慎於出令而急於民情之上達武石之意則非其所爲則近是矣然欲知得失聞冤枉及天訟變則可也使人獻賦頌求仕進則不可也後世於所不可者不謀而同之於所可者乃閉而不行或又設令曰如某事乃得言某事乃不得言於是民之幽隱國之利病上皆不得知諂言日進而危亡之膏肓成矣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乃盛開告密之門寵任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徒競爲殘忍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益具等名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股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蹶或使跪捧枷累甃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鏈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繫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入獄者望風誣服

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技與其具皆非人理蓋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瀾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獄者何獨言武后之時效之也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形于繪畫則人人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閻立本圖地獄變相至今尚有之況當時羣僧得志繪事偶像之盛從可知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博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鳳閣行即鳳閣鸞臺三叩劉禕之竊謂曹天隱曰太后既
廢昏立明何不返政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曰禕之我所引
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賄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
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能為敕太后大怒以為捍拒制
使賜死

禕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况返政大
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道有常有變常止乎
正而變適於中變而不正斯亂已武氏方欲滅唐而自立
變而不正之大者劉禕之以常道律之不亦昧乎雖然不
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此則宰相之言也太后一時處分
後世特旨御筆之屬也命令之出治亂安危繫焉雖小事
猶不可不慎况殺宰相乎是時與政事者凡六七人無敢
執議以一陰制羣陽消鑿正書豈數使然耶抑人不能配
三才而幹之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八

